

張氏室遺集

張雨田題



箋經室遺集卷七

吳縣 曹元忠 撰

後學 王大隆 編

癸卯順天鄉試錄後敘

代

光緒二十九年舉行癸卯

恩科順天鄉試借闈河南得

旨命

臣

徐郃爲正考官

而以

臣葛寶華

臣

溥良

臣

熙瑛副之伏念

臣

自入承明忝司風憲涵泳

教澤五十

年於茲矣恭奉

恩命再主文衡惟與

臣

郃等兢兢焉共持爲

國培材之意既得

士如額復按故事論列進呈

御覽諸卷謹爲後敘曰

臣

聞河洛居天地之中故周

公攝政四年作新大邑謂之土中蓋以土圭測日景取其邪射陽城爲天徑之半立

算漢儒相沿多承其說唐開元時太史監南宮說猶擇河南平地以水準繩樹八尺

之表刻石紀之然則大司徒所求之地中古今不易

特詔於此校士東西南朔四

達不悖當時四方民大和會之象一旦於賓興見之其盛何如且

臣

又聞賢能之書

獻自鄉老鄉大夫爲後世鄉舉之始所謂三年大比也宋嘉祐時王洙侍邇英閣講

周禮至此仁宗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年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

裁其數而屢舉也今癸卯之於壬寅曾不逾期正科之於補行額亦有減在 朝廷
無滯材之患卽臣等具官主司其敢不悉心詳校冀於言揚之中仍不失德進事舉
之遺意其盛又何如而況制藝之行垂五百年散骸俳優過於詞賦今當 聖天子
改定科舉之時躬與校閱則凡黨正所書之德行道藝閭胥所書之敬敏任卹與夫
族師所書之孝弟睦婣有學者皆可於經義策論見其辜較元仁宗皇慶二年詔天
下郡縣興其賢者能者充貢有司所以分第一場經問第二場策也夫博爾濟吉特
氏科目尙有蒙古色目人漢人南人之分而我 朝天地爲量二百年來但求名臣
以匡濟時艱不分滿漢以阻遏士氣其盛又當何如臣仰見 皇上得人之盛遠逾
前代而所以致太平者亦將方駕成周敢櫟其義爲天下英材告故今之所言視
丁酉科副臣 卹典試時有進焉此則我 國家蒸蒸日上之機也癸卯十月

禮議自敘

光緒三十三年十月禮部尙書臣 溥良奏調臣 元忠入禮學館充纂修官旋宣統元
年二月內閣學士臣 甘大璋疏請憲政禮學法律三館亟宜貫通 上諭著禮部法
部會同集議後咨商憲政編查館再行覆核而臣 元忠又於二年四月奉 旨充資
政院議員其年九月開院分任審查法典是臣之所職漢議郎博士之事也先後五

年於禮律皆有條議今通禮幸將告成不自揣量竊援漢書禮樂志所云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續漢百官志引小學漢官篇注安帝時樊長孫與越騎校尉劉千秋書曰漢家禮儀叔孫通所草創皆隨律令在理官藏於几閣之例謹編次禮議而以律議附焉辛亥七月

倉頡篇集本敘

光緒丙戌丁亥閒元忠與同郡江京卿建霞共治小學建霞集聲類元忠集倉頡閒出相示各以蕞殘爲勉約書成日互敘其端今倉頡篇幸付寫官而建霞墓草宿矣迺自爲敘曰說文五百四十部何本乎曰本史篇張懷瓘書斷引七略云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是也顧漢書藝文志不云史籀十五篇建武時亡其六乎曰唐元度論十體書亦云王莽之亂此篇亡失建武中曾獲九篇正惟史篇有亡佚故許君網羅散失依其部居爲十四篇合敘目爲十五篇今世所傳宋雍熙本猶題說文解字第十五放史篇也特許君所見史篇亦非復史籀之舊不過與李斯趙高胡毋敬之徒省改其字爲倉頡爰歷博學者並以小篆書之故西漢史篇得稱倉頡法言吾子篇至云或欲學倉頡史篇曰史乎史乎愈於忘闕也可以知已自後倉頡史篇之名且著於令通典引漢官儀曰能通倉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補尚書令史滿

歲爲尙書郎後世仍之故唐六典注云尙書都省令史若能通倉頡史籀篇者爲上考並入流爲職事至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且云籀音作出倉頡史篇矣而廣韻但云籀地名在蜀又姓出倉頡篇以說文言之則邑部鄴字也其所本爲倉頡爲史篇詎易言耶今就所見言之如考工記鮑人注云倉頡篇有鞞莖車人注云倉頡篇有柯櫛取賈公彥疏柯櫛是柄鞞莖治皮等語以校說文木部之櫛柯革部之鞞知其所本固倉頡也獨龔云柔韋也以爲龔部恐龔是史篇字而說文以爲部首猶韓非子五蠹篇云古者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迺倉頡固已知之而說文云韓非曰倉頡作字自營爲人以爲人部論衡商蟲篇云夫蟲風氣所生倉頡知之故凡蟲爲風之字取義於風故八日而化生而說文云風動蟲生故蟲八日而化以爲風部宜吾邱衍三十五舉云倉頡十五篇卽是說文目錄五百四十字許氏分爲每部之首也然其言倉頡實卽史籀其言史籀十五篇分冠說文五百四十部之首實卽說文五百四十部多本史籀十五篇之字蓋說文所本不獨部首也卽散見各部之字亦未嘗不本史篇卽如漢書戾太子傳贊云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爲武而說文戈部云楚莊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爲武與人部風部例旣相同近歲又獲唐西明寺翻經沙門慧琳書於海舶其妙法蓮花經音

義云嬉戲倉頡篇女部作嬉嬉

嬉字說文所無疑是嬰字

同邑蔣郎中伯斧又嘗得元鮮于樞所

藏唐吳彩鸞手寫切韻殘卷於京師其屨字云屨屨前後相次出倉頡篇當是屨屨

二字並在尸部與說文同則女部尸部尤爲說文散見各部之字依據史篇之明證

惟史篇多言倉頡造字本指唐六朝人又習見倉頡史籀篇本往往稱爲倉頡耳

倉頡

篇如說文敍所引幼子承詔爾雅注所引考妣延年皆四言句卽訓故解詁亦但釋內中字義不分部也

雖然說文所本何以知其必史

篇也曰許君自言之其在𠩺部云夷燕召公名史篇名醜𠩺部云匋瓦器也按史篇

讀與𠩺同女部云姚虞舜居姚墟因以爲姓史篇以爲姚易也凡此五百四十部中

與史篇異義者必表而出則其餘字義多本史篇可知故曰本史篇也元忠弱歲讀

書江陰南菁書院從大儒定海黃君問故略窺說文本於史篇微愜每見各書徵引

類稱倉頡迺輯殘文蒐討逸字以成此卷仍以倉頡篇名之後之學者尙其溯本

支於先河導巨源於左海焉乙巳二月

倉頡篇集本後敘

客有問於余曰子敍倉頡佚文謂說文五百四十部卽本史篇敢問史篇何以吾邱衍謂之倉頡也余曰陶宗儀書史會要亦引此言稱衍聞之師云則是說非衍所泐矣今去衍又五百餘歲誠不知其說出於誰氏然說文繫傳於𠩺部云史篇謂史籀

所作倉頡十五篇也。缶部又云：史篇史籀所作倉頡篇，則以史篇爲倉頡。徐鍇已然。鍇生唐末，其時倉頡猶未亡也。必及見所謂倉頡史籀篇者，故就當世通行之本，以倉頡稱之。不然，鍇釋說文，安有說文敘明云：李斯作倉頡篇，反故與違異者乎？曰：然則吾邱衍之說，殆出徐鍇。故宋濂承之於宋季子重校漢隸字原，敘云：倉頡五百四十言，列於說文，每部之首，於劉彥正篆韻集鈔，敘云：說文部端五百餘字，蓋倉頡篇乎？何爲又變其說也？余曰：史籀十五篇，許君祇見九篇。唐元度論十體書，所謂章帝時王育爲作解說者也。說文凡引王育說者，必是史篇。今考禿部之禿、女部之女，固皆部首字，然如爪部之爲、亡部之无、酉部之醫，則皆散見各部之字，可見散見各部之字，亦本史篇。而史籀十五篇，凡九千字，見於張懷瓘書斷，卽說文敘引尉律學童所諷籀書九千字也。及建武時亡，其六篇是以雖有尉律，不課，豈有六篇之外，適存此五百四十字，留待許君作部首之理？故知說文五百四十部，皆本史篇也。曰：漢書揚雄傳又言：史篇莫善於倉頡，又將何解？余曰：雄爲作倉頡訓纂，云：然藝文志揚雄作訓纂，篇順續倉頡是也。順續倉頡者，續李斯倉頡篇文。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倉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厠，豨黥韓覆畔，討滅殘當作滅，謂皆由後人所羈。非本文不知爲雄所續。倉頡第九章語：張彥遠法書要錄載：梁庾元威論書云：漢晉

二史並云倉頡九篇是李斯所作今竊尋思必不如是其第九章論豨信京劉等郭云豨信是陳豨韓信京劉是大漢西土是長安所謂豨信卽顏之推所云豨黥韓覆而畔討殘滅之下必有京劉西土等語審其語意殆出雄續後人不別迺屬李斯試思斯作倉頡明云七章何得有九章而庾元威及北史江式傳皆云造倉頡九章者卽雄所續故雄謂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史篇猶言史書也

據此書郭璞三倉解詁其倉頡篇有京劉

語而說文無劉字亦說文依史篇之證

客無以難遂錄問答以爲後敘已未十一月

纂要集本敘

晉宋閒爲纂要者有陸機戴逵顏延之三家陸機纂要廡見御覽時序部引夏樹名連陰夏雨名緜雨十字然與所引陸機要覽秋樹名成秋雨名愁句法一例疑纂要卽要覽之誤也戴逵纂要見隋書經籍志雜家云纂要一卷戴安道撰亦云顏延之撰考延之所撰文選懷舊賦注引作纂要解或解戴逵纂要之文惜戴逵纂要久佚無從考也今傳記所引皆云梁元帝纂要就文考之其采集小學者如四方上下謂之宇往古來今謂之宙卽莊子庚桑楚釋文引三蒼云四方上下謂之宇往古來今謂之宙也古琴名有清角鳴廉修沉籃脅號鍾自鳴空中繞梁綠綺焦尾鳳皇卽廣雅釋樂篇鳴廉修營藍脅號鍾宮中自鳴焦尾也知今本廣雅作宮中爲字之誤矣

其采集經義者如振旅而歌曰凱歌卽周官大司馬以先愷樂獻于社注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鄭司農云故城濮之戰春秋傳曰振旅愷以入于晉也馬上之鼓曰提鼓卽大司馬師帥執提注鄭司農云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也皆先鄭義也又帳曰幕在上曰帳在傍曰帷單帳曰幃卽幕人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也賈疏於鄭注四合象宮室曰幄云見顏延之纂要云四合象宮曰幄猶之疏旬師注木大曰薪小曰蒸云此纂要文疏序官澤虞注澤水所鍾也云纂要亦云水所鍾曰澤故知澤水所鍾也其以鄭注爲本纂要不無小誤要知纂要采集鄭義故賈疏引以爲證且故書雅記往往賴所注以存爲可寶也因集注疏初學記白帖諸書爲梁元帝纂要一卷而附顏延之纂要解於後以纂要解所言亦有裨於經小學不廋四合象宮曰幄爲周官賈疏所引焉壬辰春纂要舊有任幼植氏小學鉤沈本凡十有九事省并復重廋得十二事且雜糅顏延之纂要解於其中識者病焉因就所集合任本重加編次不復廁小學鉤沈補本中以鉤沈遺漏尙多也元忠又識

桂苑珠叢集本敘

唐書藝文志有諸葛穎桂苑珠叢一百卷考北史穎傳備載撰述而珠叢缺如惟唐

書儒林傳煬帝令曹憲與諸儒撰桂苑珠叢規正文字則珠叢非私撰之書唐志舊題或云諸葛穎等經傳寫譌脫據傳固煬帝令諸儒撰述而專其任者曹憲也憲所撰有廣雅音釋見隋書經籍志故是書多本廣雅如鉅至也泰通也覩視也擊打也皆釋詁文莫無也粹辛也皆釋言文其餘引而申之類足證成雅讓遺義苟非憲撰安能羽翼廣雅若此且憲音廣雅每引說文是書譴謫問也鱣雖射收繳具也宴安也聾耳無聞也杼挹也全亦塵也皆本許書要可爲憲所撰之明證珠叢百卷唐世刪定尙有略要三十卷使其書若在豈非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也與元忠自丙戌之歲讀書暨陽南菁書院游覽傳記旁及釋藏刺取其文都爲一卷綴集甫竣爲費君杞懷持去忽忽五年重以說文部目次之命曰桂苑珠叢從唐藝文志也題曰隋曹憲等撰從唐儒林傳也是書之外元忠更補任氏小學鈎沈每味任氏載籍極博耳目易窮之言先成此以俟補遺正誤之君子辛卯六月

漢藝文志舉例敘

宣統丙辰元忠與孫明經隘庵同客海上見方著漢藝文志舉例以爲簿錄家得此猶文家之文心雕龍史家之史通也每相過從輒與沈尙書乙庵葉侍講緣袂共促其速成今秋書來云將付刊屬爲之敘敘曰漢書藝文志無所謂例也而其所本之

七略別錄則固有例惟七略別錄二十卷自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後久不見著錄矣何從知其所爲例然今世所傳戰國策管晏荀列諸子卷首皆有書錄卽漢志所謂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者也間嘗比類參觀大率如北史文苑傳樊遜所云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之語迺知書錄自有例在其別錄者集書錄爲之則別錄之例卽書錄之例也七略者又總別錄爲之則七略之例卽別錄之例也觀於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及漢書司馬遷傳注引劉向別錄云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與漢書藝文志同因知志所言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流出於理官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官縱橫家者流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出於議官農家者流出於農稷之官小說家者流出於稗官皆七略承別錄語在別錄特設此例以別九流後漢書張衡傳所謂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是矣吾故知七略別錄之有例也雖然七略別錄之例必待隘庵而舉何也曰在六朝已不知其有例也試以南齊書王儉傳儉依七略撰七志言之隋書經籍志稱儉別撰七志一曰經典二曰諸子三曰文翰四曰軍書五曰陰陽六曰術

藝七曰圖譜其道佛附見合九條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
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夫每書一傳卽是書錄別錄體也其作經典諸子文
翰軍書陰陽術藝圖譜道佛九篇之例則不知別錄之例卽在書錄中而又作之其
所作例祇廣宏明集載阮孝緒七錄序稱儉又依別錄之體撰爲七志下有王以六
藝兵詩賦數術方技等語當據七志例文實非七略別錄舊例之意可見王儉當時
已不能知七略別錄之例何況今日是以隘庵不能不爲舉例也然則隘庵不云七
略別錄舉例而繫之漢藝文志又何也曰漢書藝文志雖本七略別錄然亦頗非其
舊矣卽如七錄序後條列古今書最稱七略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二百
一十九卷與漢志稱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其數不同蓋班固入劉向揚雄杜林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之故其所省十家則兵
技巧家云省墨子重兵權謀家云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
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重考諸志文始悟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下有云謀八十
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當爲班固省除復重後所加而所加又必不止此凡
今世所傳諸子塢然知其不盡言兵者如儒家孫卿子三十三篇陸賈二十三篇道
家管子八十六篇墨家墨子七十一篇雜家淮南內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之

下皆當云某若干篇某若干篇以符省除復重篇數特唐以後本漢志脫去班固所加之語故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於太公特著謀言兵若干篇已不能言其所以然然其非七略別錄舊第可知正其名自不能不云漢藝文志舉例也此隘庵著書之志也丁巳十月

荊州記集本敘

荊州記三卷隋書經籍志宋臨川王侍郎盛宏之撰宏之宋書無傳故未能別詳其撰著據兩漢刊誤補遺稱顏氏家訓輶字用盛宏之晉書本及考家訓書證篇太山羊曼亮州號爲輶伯乃引晉中興書爲何法盛所撰故云法盛世代殊近吳仁傑誤謂宏之有晉書而不知其祇有荊州記也荊州記之作當在臨川王刺荊州之時宋書臨川王義慶傳稱元嘉九年出爲荊州刺史十六年改授江州記文當成於元嘉十四年太平寰宇記引元嘉十四年荊州所隸三十郡是也寰宇記御覽又引枝江縣西至上明東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楚諺云洲不滿百故不出王者至宋文帝在藩忽生一洲果然龍飛江表其稱宋文帝者樂史李昉等所改酈道元水經注引作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知記文本作今上爲成於文帝元嘉十四年其時臨川王義慶爲荊州刺史而御覽引荊州城西百餘步有棲霞樓臨川康王所置康爲李

昉所增猶初學記引作宋臨川康王置宋爲徐堅所增可知又初學記引雁塞北接
梁州汶陽郡御覽引同考宋書州郡志荊州汶陽云先屬梁州文帝元嘉十一年度
記文成於十四年汶陽已度荊州且荊州汶陽宋志領縣有沮陽而御覽引沮陽縣
黃竹山常肅肅有風名曰風門知記文有汶陽郡焉有稱梁州者必徐堅李昉等所
改猶續談助載殷芸小說引湘州有南寺東有賈誼宅宅有井卽誼所穿考宋志湘
州云文帝元嘉八年省十七年又立記文成於十四年焉有稱湘州者必殷芸所改
芸蓋據宋志荊州云後分湘川十郡爲湘州而改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引作湘
川南寺之東賈誼宅有井卽誼所穿猶是未改之本所幸未改之本時見徵引得知
宋志元嘉十六年之後度入他州者皆爲荊州之地如寰宇記引長沙郡有蒲圻縣
考宋志郢州江夏云蒲圻晉武帝太康元年立本屬長沙文帝元嘉十六年度巴陵
巴陵云文帝元嘉十六年分長沙之巴陵蒲圻下雋江夏之沙陽立屬湘州是元嘉
十六年蒲圻始屬湘州巴陵郡記文成於十四年故仍晉屬長沙晉書地理志廣州
云太康中吳平遂以荊州始安始興臨賀三郡來屬又云成帝以始興臨賀三郡還
屬荊州宋志於三郡皆云晉成帝度荊州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度廣州又晉志荊
州有襄陽南陽諸郡宋志雍州云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割荊州之襄陽南陽新野

順陽隨五郡爲雍州記文成於十四年故各書所引始興臨賀始安襄陽南陽諸郡仍晉屬荊州又荊州本有隨郡故姚寬西谿叢語引隨郡永王縣有石瀧山章懷後漢書注引作永陽縣北有石龍山宋志雍州無隨郡由其後度屬司州今本宋志司州隨陽領縣誤作水陽雖南齊書州郡志仍作永陽自非記文誰與證之是知記文有功宋志爲不苟作而通典州郡門注稱盛宏之荊州記之類皆自述鄉國靈怪人賢物盛參以他書則多紕繆者要非篤論故水經注於沔水湍水澗水沮水江水夷水澧水資水漣水湘水灘水涯水耒水洙水篇多取記文而直齋書錄解題又稱唐吳從政刪盛宏之荊州記諸書爲襄沔記三卷今襄沔記既佚而水經注之多取記文亦無有知之者蓋荊州記之亡久矣爰據隋志集爲三卷而以宋志及志所引永初郡國志弟其先後志之所無則從水經注如原本北堂書鈔引平魯城事與沔水又東過襄陽縣北注合故附之襄陽郡隋杜公瞻編珠引湖陽縣事與比水又西至新野縣南注合故附之新野郡又新野郡宋志領縣有山都而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引固城事與沔水又東過山都縣北注合故並附之凡此皆從水經注者以水經注卽取記文或不失宏之之遺意焉若云能復舊觀則吾豈敢壬辰十二月

括地志補集本敘

嘉慶閒孫伯淵輯括地志八卷魏王泰遺書亡而復存甚可寶也嘗取羣書所引斟酌其同異見有稱地志貞觀地志者有稱括地象括地圖者有稱坤元錄開元錄者按之皆括地志文因考括地志五十卷上於貞觀十五年正月三日太宗嘉之賜物一萬段其書宣付祕閣見王溥唐會要故唐大詔令載魏王泰上括地志賜物詔有可賜物一萬段其書宣付祕閣云云特其稱貞觀十六年正月與會要微異耳惟是書成後卽行奏上故唐時言輿地者如史記正義之類大率祖此又通鑑注引唐書地理志曰括地志陝州河北縣本漢大陽縣雖引此者未能定爲舊書新書要是唐志本此爲文不知何時將括地志字刪去而是書亦寢以亡佚然玉海已引中興書目坤元錄十卷泰撰注云卽括地志其書殘缺矣矧更閱五百餘年耶所幸孫本外遺文墜簡尙可集錄成帙同邑王君大綸又嘗助輯通鑑注數事而補遺始竣伯淵所謂猶有疏漏俟來者續成者元忠之志亦有望於後之君子乙未九月

兩京新記集本敘

唐韋述兩京新記五卷見宋史藝文志故宋李暉輿地紀勝敘有最可稱者唐麗正殿直學士韋述東西兩京新記之說然考舊唐書述傳嘗爲集賢院直學士而稱麗正殿者徐堅傳開元十三年元宗改麗正書院爲集賢院則開元十三年以前集賢

院本名麗正據玉海稱韋述兩京記成於開元十年其時麗正未改集賢故李暹所見兩京新記題唐麗正殿直學士韋述也述是書五卷亦見舊書述傳玉海引書目亦云韋述兩京新記五卷開元中撰述謂兩京創自隋代至開元百有餘年乃載其廢置遷徙之由西京始於開皇東都起於大業御覽州郡部引兩京記曰西京隋文帝開皇二年夏自故都移今所又曰東都城隋大業元年自故都移於今所知書目述謂云云卽據新記此文明甚新記之外據新唐書藝文志述又有兩京道里記三卷然長安志於萬年縣尖冢引兩京道里記曰在通化門東二里下云據韋述兩京記云秦襄王壽陵若兩京道里記爲韋述撰何必於兩京記以韋述別之且外郭城東面三門北曰通化門注引兩京道里記曰通化門改達禮門識者曰三年之喪天下達禮非嘉名三年而元肅晏駕還復舊名考舊書述傳至德二年流於渝州爲刺史薛舒困辱不食而卒述卒時元肅尙在何言晏駕是兩京道里記必非述撰稱述撰者卽因兩京新記而誤也獨惜新記旣佚廕存第三卷爲日本金澤文庫所藏病其亡佚太半所存又復剝落因合太平御覽廣記玉海諸書輯錄成帙據玉海稱宋敏求依韋述例撰汴都事爲東京記三卷又以雍洛遺事爲長安河南志各二十卷知長安河南志卽依兩京新記之例今輯新記西京則依長安志東都則依永樂大